



## 周敦颐的心灵构设及其当代启示(刘东超)

(2005-5-12 10:44:21)

作者：刘东超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对于心灵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考程序。其前提假设为：1、人的心灵境界存在着道德上高低贵贱的差别。2、圣王和师长比普通百姓和弟子的心灵要高尚和尊贵。其基本结论是：1、圣王有权力和义务来教化百姓，百姓有必要来接受教化。这种教化和被教化的关系是天然的，应然的，必然的。2、，君王心灵境界的崇高会导致百姓心灵世界的平淡和谐，君王心灵境界的下降则会导致百姓的道德沦丧。从这些假设和结论看，周敦颐和思考程序和先秦儒家对心灵关系的思考十分类同，应该说表现出纯粹的儒家风味。

### 三 当代启示

作为一项承前启后的心灵构设工作，周敦颐在《通书》中词约义丰地考察了心灵世界的构成因素及心灵之间的关系。站在当代的立场上，这些考察本身即有深刻、独到的一面，又有需要反思、拓展的地方。在此，我们从哲学思考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对于它们能够带来的启示予以讨论。

在前一个层面上，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概念的含混性问题。这个问题典型地体现在《通书》及其它儒学典籍中对“诚”的概念的使用上。如上文所分析，周敦颐及其他儒家思想家用这样一个字表达了既有核心又有边缘的多层意义结构，这些含义的所指既有客观存在的属性，也有主观感受和心灵素质。这就使对于儒家典籍不太熟悉的人不易摸到门道，宋儒讲究对于典籍的涵泳玩味，概念的含混难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这就启示我们无论是在创说立论时还是在解读前人典籍时都应体现清晰化的基本要求。实事求是地讲，前人的含混是和他们对于世界和心灵把握的含混及语言的贫乏联系在一起，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使我们对于世界和心灵的把握要清晰、精细多了，我们的语言也由于翻译、交流、创造等多种因素而使之丰富细密多了，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且有必要将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我们对古人思想的理解表达清楚。

其次，站在当代立场上，周敦颐心灵构设工作相对来说较为单薄、狭隘，且似略有偏颇之处。这一方面表现在《通书》过于简短、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述都没能展开，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周氏对于形上或圣贤境界关注和论述较多，而对于世俗境界尤其是人之心灵中的消极成分论述较少。这就使他的心灵构设仅仅围绕着回复极高道德状态这一维度展开，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只有这一问题才是人的心灵构设中的主要内容，这也就使他对于心灵世界中其它错综复杂的内容的处理有些简化。这种后来被称为道德中心主义的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应该突破道德维度的束缚，在借鉴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我们对心灵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广阔的、包括德、智、美多种维度的视域之上。

与哲学思考层面多以教训的形式给我们以启示不同，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周敦颐的心灵构设既以正面的教益也以反面的教训给我们启发。在此，我们仅以两个例子来作说明。首先，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诚信资源的缺失已经成为市场发展、人际和谐甚至学术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此，政府和学界都在呼吁重建社会的诚信体系。《通书》中关于“诚”的多层阐发可以成为这一重建工作中相当有益的资源。其中，相当值得重视的是“诚”为“五行之本，百行之源”的理解，因为这确是我们在宣传和应该着力的重要理论关节。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这一理论关节的既应该体现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也应该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具体说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所有原则（比如仁爱、尊重、忍让、平等、民主等）必须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一基础，这些原则就会成为实现私心杂念甚至罪恶动机的手段。台湾今天的所谓“民主”、李洪志所谓的“真、善、忍”就是典型的缺乏真诚的例子。还有，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各种做法（比如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探索自然、保护自然）中，也必须遵循真诚的原则，即必须以真实、客观、谦虚的态度对待自然，按照一位论者的说法是：“即细心地观察，艰苦地思考，认真地验证，这是发现局部真理的条件之一。”这是因为“自然事物独立于我们，所以它们的存在是客观的，它们又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故有不同等级的价值，它们的本真显现会表达它们的不同程度的能动性和目的性，从而显现它们的价值。”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对待自然的这种真诚态度，我们往往会陷入主

观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并最终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因此，在人人之间（或说心灵与心灵之间）、人物之间（或说自然与心灵之间）建立深层的诚信关系是当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任务。

其次，周敦颐关于圣王教化百姓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政治领域也有现实启示意义。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使一行为的主体、客体和谓语都发生了变化，在今日中国进行的是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导和教育工作。在这一工作中，我们可以从《通书》的两种说法得到启示。一是周敦颐关于“纯心”的说法，也就是“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很显然，无论是古代的圣王还是我们今天的官员都很少有人能真正符合这样的要求。但是，以高尚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并尽力使这些道德标准内化到自己的所有言行中去，这无疑也是古今官员应该努力的目标。这与我们今天所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其中，我们应该理解的是，古代官员中的确有真诚地以儒家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人，今天的官员中也有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但是在古今社会上这样的官员所占比重较少。大多数人将自己的职责看作是建立在自己利益基础上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无论古今都有完全违背这一原则、丧心病狂地盘剥百姓以遂一己私利的官员，还有就是以仁义礼智来要求别人、自己却是骄奢淫逸、寡廉鲜耻的官员，对于这两种人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态度和必要的惩治能力。二是周敦颐将礼乐施之于百姓的思想。如按今天的表述，也就是以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文化娱乐活动来调整人们的情绪和愿望。其中，后者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中已经包含，而且通过电视、电影、报刊、网络、音乐、小说等形式也确实对于当代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前者虽然在一些文件（比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和学者的论著有所涉及或论述，但并没能引起整个社会足够的重视，更没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加强当代中国社会的礼仪建设是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关注的一项工作。其中，相当基础的一项任务是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和国外文化之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礼仪成分，并对之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简洁化处理然后贯彻到教育和生活中来。

以上我们从哲学思考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考察了周敦颐心灵构设的当代启示。坦率地说，我们在此的考察是相当粗糙和浅显的，这既和我们的研究不够有关，也和研究对象的材料缺失关，而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形态变迁导致周氏思想和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出现了较远距离。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恰当的阐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时空障碍，从而使先贤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感染到今天的心灵。

总结周敦颐对于心灵世界的构设工作，可以说是宋明儒学思维框架和心灵逻辑的最早奠定者，开创了程、朱、陆、王诸儒把握人之心灵的基本路数。也可以说，周敦颐是中国中古社会中期庶族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秩序创建者，其后的程、朱、陆、王是这一秩序的加深加密者，而这一秩序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必然地幅射向今天的社会，所以它也成为当代学者有必要在哲学和现实中面对的一种精神存在。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